

# 素纸遗香留润墨 真情记录有余温

## § 国图藏冰心、吴文藻手稿介绍

吴 密\*

2011年初,冰心、吴文藻夫妇子女将冰心《一九八九年二月二日致老舍先生》、吴文藻“文化人类学”卡片等手稿资料,共计7种55页/张,无偿捐赠给国家图书馆。

冰心(1900-1999),原名谢婉莹,笔名冰心。原籍福建福州长乐。中国近现代著名诗人、作家、翻译家和儿童文学家。曾任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名誉主席,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名誉主席、顾问,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名誉理事等职。此次入藏的冰

在她文学创作的七十五年生涯中,与郑振铎、巴金、老舍、沙汀等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这次捐赠的手稿中有一张冰心毛笔手书《一九八九年二月二日致老舍先生手迹》,长40厘米,宽32.1厘米,其原文如下:

老舍,您是地道的北京“旗人”,我只称呼您“您”。

您是我们重庆期间最亲密的朋友。

您是我们朋友中最受孩子们欢迎的“亲爱的舒伯伯”。

您是文藻把孩子们从您周围拉开,和他一同吃几口发牢骚的闷酒的唯一的朋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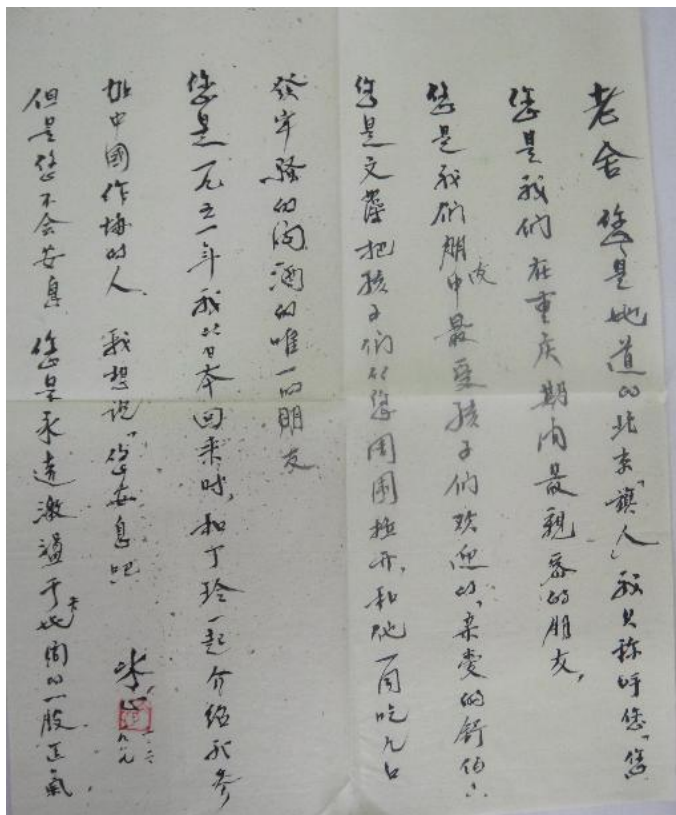
您是一九五一年我从日本回来时,和丁玲一起介绍我参加中国作协的人。

我想说“您安息吧”,但是您不会安息,您是永远激荡于天地间的一股正气。

冰心

一九八九.二.二

老舍(1899-1966),原名舒庆春,字舍予,北京满族正红旗人,中国现代著名小说家、文学家、戏剧家。“文革”期间受到迫害,含冤自沉于北京太平湖。冰心在老舍诞辰九十周年之际手书的这封短章,饱含深情地回忆了老舍与冰心一家的交谊。北京人,特别是地道的北京旗人,在称呼别人时都客气“您”,而非“你”。冰心先生在老舍



冰心手稿正件及补片4叶

一九八九年二月二日致老舍先生手迹

冰心与老舍同乡,故称为“老舍”,

\* 吴密,国家图书馆馆员。

诞辰九十周年的纪念短章中称呼老舍为“您”，而且只称呼老舍为“您”，既是对他旗人民俗的尊重，也是对老舍和冰心一家数十年来真挚友谊的缅怀，更是对老舍“永远激荡于天地间的一股正气”表达出的一种敬意。

老舍爱孩子，也写了一些儿童文学作品，得到冰心家孩子们的欢迎。冰心最初就是从女儿口中得知老舍去世的消息。这段纪念文字 1989 年 2 月 13 日发表于《北京晚报》时，特意增加了一句“您逝世的消息，是我的大女儿吴冰从兰州大学写信到‘牛棚’里告诉我的，她说：‘娘，你知道么？舒伯伯逝世了！’”<sup>①</sup>

冰心手稿中还有一页《七七事变五十周年随笔》的随笔散记，“人民文学”稿纸（26.1×19.1cm），圆珠笔手书。寥寥数十字反映了冰心撰写《我的老伴——吴文藻》时的心境：

我为什么在这一天来继续写《我的老伴》，因为今晨大雨滂沱，这天色，这声音都和我的心情相似，又因为这天是七七事变的五十周年，而我写的上半段正是从这事变开始以后停止的。

冰心夫妇为代表的这一代知识分子与国家民族是同呼吸共命运的。1937 年，冰心随丈夫吴文藻到欧美游学一年，回国一周后“七七”事变，全面抗战爆发，一家开始了颠沛流离的生活，这给冰心留下了深刻的记忆：“‘七七’事变以后几十年生活的回忆，总使我胆怯心酸，不能下笔”。<sup>②</sup>《我的老伴——吴文藻》分为上下两篇。通过这段散记，我们也可以确定冰心选择在 1986 年“七七”事变纪念日这一天动笔撰写《我的老伴》的下半部分。<sup>③</sup>

<sup>①</sup>关于老舍和冰心家三个孩子的关系，请参考冰心的回忆文章《老舍和孩子们》，载于《中国戏剧》，1978 年 07 期。

<sup>②</sup>冰心：《关于男人》（之五），载《中国作家》，1987 年 02 期。

<sup>③</sup>《我的老伴——吴文藻》分为上下两篇，1986 年 11 月 21 日完稿。上篇发表在《中国作家》1986 年第四期，下篇发表于《中国作家》1987 年第二期。

冰心认为为丈夫撰写传记最合适的人选应该是他的同行、学生，或者是他自己，但是她又想在自己投笔之前，“把我的老伴——和我共同生活了五十六年的吴文藻这个人，写了出来，这就是我此生文字生涯中最后要做的一件事，因为这是别人不一定会做、而且是做不完全的”。冰心在这篇传记中没有过多涉及吴文藻先生的学术生涯和工作经历，侧重记录了冰心夫妇“生活中一些有意义和有趣的值得写下的一些平凡琐事”。感谢有这样一篇文字，让我们了解冰心、吴文藻相识、相知、相爱、相守，数十年相濡以沫的感人经历。<sup>④</sup>

吴文藻先生的手稿共计 4 种 41 叶/张。吴文藻（1901-1985），江苏江阴人，中国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中国社会学、人类学和民族学本土化、中国化的最早提倡者和积极实践者。这部分手稿纸张大小和材质不一，其中有三张 16 开大小的稿纸，记录了有关社会学流派和分类相关的内容。其他都是一些卡片，记载的内容比较零散、随意，许多地方用了简写和缩写。这些手稿都不具记录年月，但是根据其内容可以确定是上世纪 50-70 年代记载下来的。

关于“郭沫若”等散张卡片 13 张记录了郭沫若“反社会主义的胡风纲领”、陆定一“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的发言”、郭沫若批判“唯心论的头子”胡适等内容。这部分卡片涉及的主要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批判俞平伯、胡适的《红楼梦》研究和资产阶级唯心论，批胡风的文艺思想，批文艺界右派等文艺整风相关内容，卡片内容应该是吴文藻先生摘自报刊，同时加入了自己的心得体会。例如，在一张关于讨论学术批评的卡片上，记下了这样的“体会”：

#### 第一、学术思想批判必须在科学研究

以此来看，手稿中说的“七七”事变五十周年，实际上应该是四十九周年。

<sup>④</sup>冰心发表在《中国作家》上“关于男人”的系列共 14 篇，《我的老伴——吴文藻》在这个系列中不惟占了两篇，且字数最多，占了整个系列的三分之一篇幅。

究的基础上，采取写论文和召开专题讨论会的方式去进行，才能免于表面应付，流于形式；才能把问题搞得深刻，搞得彻底。选小题目深入分析。

第二、实事求是，要以理服人，而不要以政治声势去压倒人……经过共同研究讨论，把分歧的见解逐渐求得统一。

【集体思想的过程：予取，取舍，最后得出的意见是人人有分，而不是任何一个人的意见，这是民主、自由思想的方式。】<sup>①</sup>

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三次文艺批判运动最终演化为全国性的政治批判高潮<sup>②</sup>，滋长了左倾思潮，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吴文藻先生的上述“体会”，显然与当时政治挂帅，“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氛围格格不入。1957年，他被错划为右派，剥夺了教学和研究的权利，成为人类学、民族学界著名五大右派之一<sup>③</sup>，直至1959年摘掉右派帽子。“文化大革命”期间，吴先生又被打成黑帮，住进了牛棚。手稿中有多张卡片是“文革”期间留下下来的，钢笔书写在日历和毛主席语录卡片上，记录的都是些政治学习和思想改造的文字。

1976年，粉碎“四人帮”，“文化大革命”结束，各种学术研究得以恢复。吴文藻先生手稿中有12张卡片是1979年记录下来的，里面摘录了邓小平、胡乔木及《人民日报》刊登的拨乱反正、解放思想的文字。其中有一段摘录了《人民日报》1979年10月3日第1版刊登的评论员文章《端正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

多少年来，林×（彪）、“四人帮”不但把毛（泽东）想绝对化、教义化，把它说成天才头脑的产物，否认毛（泽东）想也要接受实践的检验，而且搞

什么早请示、晚汇报、忠字舞、语录歌之类，极（竭）力制造一种对领袖的神秘气象（氛），煽动宗教式的狂热，简直使人退回到蒙昧时代，哪里有一丝一毫Marxism（马克思主义）的气味！<sup>④</sup>

1979年，吴文藻先生的右派问题得到彻底改正，年近80岁的吴先生以饱满的精神重新投入学术科研和教育工作。他在自传中欣喜地谈到自己怀着十分激动的心情参加了1979年3月重建社会学的座谈会，“在会上作了社会学与现代化的发言，谈了我多年想谈而没能谈的问题”<sup>⑤</sup>。

这次国家图书馆入藏的都是冰心、吴文藻夫妇晚年留下来的手稿。与他们宏富的著作相比，虽然为数不多，然素纸遗香，手稿字里行间浸润他们对亲人、对朋友、对国家的真挚情感。在他们人生最为艰难困顿的时候，从不放弃自己的希望，一伺春天到来，又会重新焕发生机。冰心一生倡导“爱的哲学”，又说“生命从八十岁开始”，这些在他们的手稿中有很好的诠释和体现。

<sup>①</sup>原稿在下划线部分文字下划了红线。

<sup>②</sup>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三次文艺批判运动分别指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及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

<sup>③</sup>人类学、民族学界“五大右派”分别指吴泽霖、潘光旦、黄现璠、吴文藻、费孝通。

<sup>④</sup>括号中的文字为引者所加。

<sup>⑤</sup>《吴文藻自传》，载于《晋阳学刊》1982年第6期。